

忠菴集
坤

~ 16
2342
2

忠菴



和
2342
卷2-2

思菴先生詩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慶會樓下武臣 親觀射 應製

金扉曉啓聚嚴熊
禮效周王射澤宮
虎士分曹文陛外
數幟遙敞綠陰中
授弧便見儀形正
破的非爭技藝工
一豫不媿西日晚
池花移影玉欄東

東坡道中次韻

雲葉飄飄雨後翻
更逢晴日野舍喧
楊花散雪疑埋
運麥浪連雲欲沒
村燒筍煮蕨空入夢
夕陽芳草幾
銷魂悠悠未決孤
飛意衣上緇塵十載痕



題退憂堂

金閨人是紫霞仙
新卜幽居別有天
長擬角巾遊日
日豈勞芳草怨
年年桃花洞暖香
吹徑挂樹山空月
滿川只恐弱翁終
大拜肯教容易早
求田

贈浩師

萍蹤無著只隨緣
飛錫飄飄出嶺烟
萬點玉峯臨碧
海千迴香筵拂青
天雲間老鶴聽金
偈松下清風掃
梵筵欲逐高僧遊
絕境堪嗟玄度已
華顛

送鄭判尹澈赴京

鴨水長城路苦賒
此行端為答
恩波遼天歲暮顏

侵雪燕塞風多飯
有沙鷓鴣曉班隨
萬國鷓鴣高咏
動中華遙知客裡
逢新臘何處青絲
問酒家

寄題梁學官江亭

移家新卜翠微原
塵躅何曾入洞門
桂樹攀深成小
隱梅花栽遍當仙
源峯攢石骨雲千
古江動金波月
一痕想得風光相
憶處玉鱗登俎酒
盈樽

次韻

霽峰

尋花問柳度郊原
路入青溪小洞門
控鶴恍疑仍
羽客垂槎忽若到
靈源風爐未冷燒
丹火露葉初
晞點易痕投紱他
年理烟艇同君石
上對窪樽

有感 時有虜警

邊烽何日報平安胡騎紛紛入漢關空使萬兵屯細柳誰將三箭定天山長纓繫頸言終謬繡袷通權計又艱衆議邇來皆曰聖老夫於此流偏潛

送柳佐郎嚴南歸

落落孤忠自肺肝肯隨流俗暫低顏明時薄宦風塵下末路浮名毀譽間客久苦吟生白髮春來歸思滿青山南宮舊事餘閑夢手折梅花度嶺關

送奏請使黃承旨廷或

一封今去達皇局為問歸期撥幾莫義重可容承祖

訓痛深奚啻哭秦庭應將文字酒華夏終使勳名照汗青豈復寂寥如昔日閉門唯著太玄經

贈太灝上人

送汝西歸更杳然此身何苦尚塵緣香山回首隔千里秋月傷心又一年每想瀑川休長老常思檀樹古神仙雲間有路應相待未以孤飛雪滿顛

丹陽道中

悠悠浮世幾悲懽到此方偷懷抱寬客路縈回臨好水郵亭前却對層巒楓林葉密丹霞暗蒼苔花飛白雪殘自笑何時投手板滿山秋日響空灘

保寧道中

衰草長郊路遠分青烟往往數家村秋光晚染江楓
老風力橫拖海雨奔古驛依山嘶瘦馬孤城如斗戍
殘軍巡穴御史多愁緒醉擁寒叢日欲昏

結城道中

雲物蕭蕭欲暮秋獨凭危檻迫雙眸潮平海口青山
小霜薄官園絳實稠鴈影遠從晴靄沒角聲閑弄夕
陽愁嚴程只益身憔悴不覺新絲已半頭

庇仁望海樓次韻

黃茅青草散秋風萬里蒼蒼混太空利涉無津延袤

濶靈潮有信古今同畫成波面圍山翠光動乾端浴
日紅馬上暫時觀浩渺便能開拓百年膏

舒川途中

困脫征衫得暫休旅懷清悄自添愁天橫遠色孤雲
乍風送寒聲萬木秋野店山橋俱歷歷浮生長路共
悠悠茲行便覺多奇勝又望黃蘆向海陬

李高陽挽詞

情來日日苦相思親愛如君更有誰二紀通家深分
義百年中折倍漣涵廢賢增秩兩朝命記德流芳
六郡碑料得此生終始善也知餘慶屬諸兒

題翰林注書契軸

聯翩初暮著情親更把芝蘭托契新已識鑿坡儲將
相還聞柱史古仙真官榮浴筆吟紅藥寵極舍香八
紫宸應使姓名垂竹帛畫圖容易帶輕塵

雙溪亭

臨溪亭敞對山門好會尋常自一村纔足稻梁供野
酌只收蔬筍備盤餐丹砂有井人多壽黃甲標名俗
尚文我欲從君同結社幸分花竹與連園

金牧使景憲挽詞二首

事親而孝事君忠白首孜孜秉此衷銅竹屢分垂困

翻晨昏無憾質皇穹遺芳鏤石謳謠裡一病捐生泣
血中幸有鳳毛恢素業家聲何謝植槐翁

浮雲榮悴任悠悠年少情親到白頭村酒許同吳岳
社釣簑期上廣灘舟殘生未決孤飛去爽氣還從曉
露收存浚遽分乖夙願東風吹浹北天陬

贈宋評事

嗟嗟阮瑀好從軍遙贊元戎鎖北門長白山前重踏
雪摩雲嶺外更銷魂沙塲戰骨多新鬼土屋鷄衣拜
舊恩此別料應稀信使只憑關月照平分

題集勝亭

畫欄橫跨石崎峯登眺飄飄自爽襟山勢北來天外
散江波西注海門深徑無塵土雲生履人倚青冥月
近琴臨水朱扉多畫閣愛君終保白鷗心

次寄然師二首

師住永平寶藏山我亦欲卜居
永平師來說牛頭淵勝槩上有
揚氏亭勸我買之且師詩云籠繫
何曾一歲留方欲移錫故及之

吾道悠悠可便休東行勝絕敵南州身經寵辱雙蓬
鬢夢入江潭一釣舟驚嶺寺僧能鍊句牛頭亭月最
宜秋新盟已許從猿鶴傳語孤雲為暫留

一局輸贏開未休逢人盡道識荊州盟壇楚越還携
手平地風波解覆舟歸恨幾看春草歇村農遙憶稻

花秋何勞待賜頭網餅已被山僧笑久留

寓宿牛頭亭

累宿牛頭水上堂漸於風土見聞詳洞民常道虎豹
患溪女不知時世粧匙刮樹腰收白蜜杵鳴村外搗
黃梁老夫新到無他業案上先披採藥方

卜居

馬鬣淵頭野徑深獨披秋草費登臨尖峯攢簇來天
外老石參差散水潯歲晚尚餘魚鳥志地偏誰污薛
荔陰從今永結茅茨卧免使塵愁更入心 一作開

言不到無隣並
在待君時抱琴

次李進士春英韻

徑草萋萋畫掩扉水生春澗欲平磯
晚投箸筴聊目病久滯風塵自踏機
野老來看新草屋山童重拂舊荷衣
石龍堆上同携酒日到西岑尚未歸

次李秀才宗厚韻

剪去荒榛築小居陶潛還解愛吾廬
自憐久作驚弦鳥誰料今為縱壑魚
良友到時花正發新詩裁處錦難如
柴荆暫借光華在童子提甬為客漁

次尹上舍汲韻二首

暮齒何堪趁曉班始謀農圃劓荒山
幽棲已就身終

托野老無營意自閑蒲地碧茸平可席
出溪蒼石散成壇只緣久沐恩波瀾炯炯猶餘一寸丹

隱吏應非強學梅只緣多病乞身來
畬田種粟燒窮谷野卉尋春步四臺
良友到時嫌酒盡新詩裁處喜襟開
多君不厭村居遠寄宿寒茨夢再回

次村上舍東說韻二首

碧流當戶淨如空投老歸耕一壑中
草舍寂寥無客久身閑舒卷與雲同
村農豈待雕胡飯春網時登赤鱗公
獨有思君心未折悠悠長似水傾東

白頭閑卧看青空今古悠悠一嘯中
廿載夢隨風雨

駭兩朝 恩較昊天同 今來懶討新茅屋 老去浮名
舊上公 麕飯濁醪堪浚齒 况兼雲水繞籬東

永平雜詠

子美曾題巫峽事 我今來此頗相同 山籬掃處勞防
虎崖窰收時遠候 蜂當戶何嫌 女鹿醜祈畬 還有讓
西東 秋沙晚照真堪畫 新卜幽居學土風

金水亭 即牛頭亭也

崖巔鑿架小 蒼楹選勝應 勞意正營喬木擁 深孤懸
小亂峯中 圻一川平瓊田石骨相涵 暎暖翠浮嵐遠
滅明見說主人 垂白髮琴心 山水曲猶清

寄樂歸主人 主人芝川

扶病來為烟霧客 只緣相伴樂歸人 荆榛剪去新開
徑 山水平分永作隣 軒冕本非妨隱趣 漁樵亦自有
經綸 憑君對酌知何日 更待明年滿壑春

寓居牛頭亭

澄灣曲曲石重重 我到經秋又向冬 北轅官遊餘梅
客 一丘棲息幸從容 門扃白晝雲生徑 山吐金波雪
壓松野鶴聲中人 獨卧自無閑氣着襟膏

次黃景文韻

青巒疊疊水悠悠 門石灘頭度一秋 漸學土宜隨異

俗暫開茅棟，劇荒丘孤蹤。已去人群遠，餘齒堪隣虎。
穴休料子致，身才不小看。花洞裡自無由。

樂歸亭杜鵑花籠山，盛開天然上人報。我來看
杜鵑花，發招提境日照紅粧。萬朵燃宮女，參差孫武
陣火雲零亂。祝融天山僧罷定，邀同賞野老多情強。
着鞭不恨人譏學，年以扶筇終日坐崖巔。

寄題日哦亭 高陽倅黃赫齋名

葦茅穿沼郡齋隈，幽興還乘簿領堆。卉亂裁兮塢
暎細泉遙引透，墻來事殊借冠雉安命。治合徵黃自
有才見却牛刀，今已割日哦應是異丞哉。

再步前韻錄奉黃參判

莊周蝴蝶本悠悠，萬事終歸兩鬢秋。孤石波痕來太
始，五峯霞色裂丹丘。風騷老氣君誰讓，山水冥搜我
未休。聞道乞閑期歲晚，自憐垂死見何由。

有感

國似金甌誰敢侮，羽書何惡報多虞。長城倚壯才難
見，繡袷通懽事亦迂。南土士為滄海鬼，北門民作犬
羊奴。看他野哭防胡去，自愧安眠卧腐儒。

次松溪韻二首

幽樓晚卜灤西濱，山鳥初驚見外人。關徑石根從翠

确斫會雲外，賡朝申空名。久誤軒輝寵，野性宜辭棧。
豆馴寄語松溪詩，老道此心安處便。垂綸
聞君屏處謝塵蹤，野興牽時獨曳筇。楊子逐貧終不
去，君平棄世本難容。門高白晝書連屋，山吐金波雪
屋松。佳句便教人膾炙，傳芳美待勒華鍾。

宿山村民舍

林間村戶繞三四，一水縱橫萬木蒼。里社只循渠禮
讓，女粧猶着古衣裳。輸官物色多山果，饋客盤餐割
蜜房。獨恨聖時軍旅數，吏目封已夜呼忙。

送許太輝出尹鷄林二首

未將儒術佐君王，三佩銅魚鬢半蒼。去國身隨秋鴈
遠，分憂地拱瘴烟荒。久拚寵辱齊飄瓦，唯把襟懷托
鍊鋼。野館黃花開已遍，問公何處度重陽。
平生交義最情親，末路相看味更真。叱馭嶺雲君信
命，閉門秋草我忘貧。年華晚晚驚衰髮，樽酒携分惜
此辰。瓊樹相思何日見，銀鈎數字莫辭頻。

明宗大王實錄詞臣洗草宴契軸

喬陵回首白雲餘，萬古鴻猷托史家。金櫝抽書休載
筆，石渠收稿見連車。文隨逝水餘青竹，酒送仙盃灑
紫霞。詞掖舊臣猶未死，綺筵扶醉鬢絲斜。

送友人遊楓岳

身奮飛埃萬丈紅此翁心膽尚豪雄
山橫天地蒼茫外路入烟霞縹緲中
倚杖低看滄海日開襟長揖紫霄風
嗟余枉被浮生束空愧青冥獨去鴻

將歸永平聞馬鬣之勝詩以寓懷

世事紛紛劇亂繩求田寧避忤陳登
乾坤眼捲青雲冷江漢秋晴玉露澄
聖主尚思存老馬殘生還愧學飢鷹
歸山有路宜投袂馬鬣淵頭石幾層

石龍堆上次李上舍韻

山顏松蓋駕如屏野俎金刀屢斫腥
石骨雲生催暝

色瓊田風起爽襟靈村中父老醪傾白
座上朋徒眼自青垂白可安棲谷口苦
懷非是故人醒

自龍山歸漢江舟中口號

琴書顛倒下龍山一棹飄然倚木蘭
霞帶夕暉紅片片雨增秋浪碧漫漫
江籬葉悴騷人怨水蓼花殘宿鷺寒
頭白又為江漢客蒲衣霜露泝危灘

次

松江

身如病鶴未歸山巖老松筠谷老蘭
漢水秋風愁裡度夢雲湘路夢中漫
人情閱盡頭全白世味嘗來齒更寒
遙憶江南舊釣侶月明搖櫓下前灘

自漢江還歸龍山

棲息頻移到抄秋又隨黃帽水悠悠身將杖履唯孤
影月與風霜共一舟滄海可浮歸已晚丹心未折死
應休思君自洒千行淚憑寄寒潮向北流

送金晦叔赴京 公以善華語再赴

行李頻煩入帝都警山遼水響蹤迹宵中零亂十年
讀天外翱翔萬里途鄙魯更無譏鴉舌朝廷應已識
鴻儒何時把酒迎歸駕蟬胥初成菊未枯

題僧軸

小齋朝退偶乘閑隱几悠悠望遠山從古世紛誰盡

解祇今人事轉多艱長空過鳥元超忽落日孤雲自
往還遙想舊遊天外寺木蓮花發水潺潺

送金顯卿赴京

路入燕雲萬里賒此行端為答 思華天涯更折龍
灣柳馬上愁殘鶴野花曉看海星懷故國夜敲郵火
宿寒沙自憐憔悴淹書閣未拂塵衣髮已皤

送性真上人歸仙源山

恒沙踏遍已華顛芳草歸心度幾年上國停盃聊別
侶南鄉飛錫又隨緣梅花洞裡人誰在桂樹山中月
自娟古院燒香清磬夜相思幸寄白雲篇

次

林塘

吏部文章之太顛強尋糠粃亂豈年殘生屏跡非
真隱半日閑談亦勝綠雲運封苔春不掃鄉山入
夢翠爭娟人間煩惱何須問且讀南華第一篇

次

崔慶昌

石房遙閉翠微顛無事風塵別經年海鶴巢空松
樹老晴雲遙濕薜蘿綠丹砂舊竇仄應冷玉洞新
秋月正娟便欲從君解簪紱長尋仙侶學靈篇

送高應任赴鍾城

戎軒北邁守孤城殘臘風霜滿驛程受命已忘沙塞

遠顧息還覺鐵衣輕陰山漠漠遠戍落邊草蕭蕭繞
漢營謀帥向來由禮樂會看麟閣畫書生

寄題白巖雙溪樓次圃隱韻

輪奐重新卧野僧二仙文藻繼誰能山中芳草青春
暮塵裡羈愁白髮增茶鼎竹林談久絕石床花雨夢
猶澄岐峯東畔烟霞路惆悵浮生幾箇登

敬次清安板上先叔父訥齋韻二首

塵壁高懸一首詩意關飛動讀來遲江河自共遺文
久勲業何須太史垂草裡幾閑龍虎士人間空說鳳
凰池寒天落木斜陽地磊砢心肯付酒危

到此顏看八詠詩
沉吟欲和思
應遲曉雲未散
山全
暝春日將中柳半垂
氣緊老來潭落莫
風流愁處忽
差池主人好客回
青眼朝酒殷勤
侑十危

洪恥齋仁祐內子挽詞

曾尋師友屢敲門
一飯恩深雜佩分
永歎山陽無舊
侶誰憐寡婦著
高文未將隲宅存
交道又送哀笳落
隴雲獨有衰顏萬
行淚空憑挽曲
洒雙墳

次歐天使憇納清亭韻 以下出皇華集

小檻低簷蘸碧流
幽蹊還訝玉人遊
柳條欲嫩殘
雪松蓋連陰老
幾秋捲箔時
看山鳥下掃筵
唯伴野

雲留擬陪尊酒西歸日
只恐芳菲喚別愁

次渡大定江韻

寒勒春冰苦未融
小津開截白雲中
初驚銀浦光搖
纜忽訝瓊田影倒蓬
已遣輕舟同一葦
何勞百尺掛
長虹只憐尚弱東
風力未見連天
晚綠濃

次練光亭韻

春暖流澌下碧漪
捲簾高閣夕陽遲
千峰晚色霞飛
綺兩岸晴光柳宛
絲佳句動人新得
格竝遊如夢本
無期只緣未遣仙
槎駐江月空添別
後思

伏承寵示佳篇感荷何已謹步高韻敬塵清眄

津亭霧罷青山曉浦口潮添白鷺濤獨愛澄江閑倚
棹每隨旌旆倦聞聲北天渺渺孤雲沒東路悠悠亂
嶂高異域難逢知己在風光猶可助詩豪

次上太平樓韻

來遊萬里魂堪斷獨倚青冥思更賒天濶楚鄉飛客
夢路窮蓬海駐仙槎山連睥睨雲常暝春半池臺草
欲華簾外夕陽看漸沒消愁唯有酒如霞

次長途抱病韻

渺渺衡南家信絕悠悠羈思共誰論半生多病空驚
瘦萬里逢春獨斷魂盡角遠飄山月曉錦袍還帶塞

霜痕遙知故社歸來日稻葉初青水繞村

朝公歸

衡陽故云

次韻

天使詩序曰今日九日乃天朝會試初
場日也余前年此日在場而今年此日

在途乃感而
賦此云云

清羸已覺減腰圍百感由中不自揮客路遙連青塞
澗鄉心長望白雲飛天涯春色孤吟過海外晨裝匹
馬歸浮世謾誇登桂籍一成羈絆事多違

復依高韻敢冀郢正

旅館幾回看月詠苦懷曾不向人論仙遊暫作三韓
夢物候偏驚九折魂野草欲迷燒後色春陰遙結日

邊痕南還未及芳菲節
處處鶯啼綠葉村
途中幾見紅塵起
馬上頻將白羽揮
山館月明愁夢冷
塞天雲斷旅魂飛
湘潭細雨催花發
衡岳晴雲待主歸
萬里無程心轉急
幽期不與野農違

淳忝陪後塵
往返道途已涉兩月
極蒙雅眷荷戴難言
况酬唱文字情意自親
其為薰德醉義亦如何哉
今當旋旆雲泥永隔
不知何日更覩清顏
謹賦七言長律四首
以為別後之覽

忽逢旌節下天扉
東土懽聲聳漢儀
已識鸞鳳標異骨
更驚奎壁散清輝
仙才合在丹青地
風潮方搏九

萬飛自恨暗分無
以贈只憑明月逐征騑

高科曾仰羨名馳
仙骨今看冰玉姿
愛士每承傾雅量
傷春頻見惠新詩
從知肺腑元無隔
只恨形容各有羈
鴨水悠悠分去住
數行衰淚獨臨歧

茲心耿耿戀庭闈
枕上分明淚未晞
路遠海東春雨滑
客還湖外夏雲飛
休嫌壽酒無佳節
正值榴花媚夕暉
身著賜袍裁數錦
不知何用老萊衣

孤旌杳杳指衡湘
宮錦榮生道路光
日下五雲懷北闕
天涯三畝在南荒
猿啼碧樹山城小
雨暗青楓水驛長
歸興莫言芳草老
滿園新竹待傾觴

次成天使渡鴨綠江韻

亂山東望接天高，畫舸飄然渡碧濤。
邊吏聳迎青瑣客，野童爭看紫麟袍。
舍風館舍開沙岸，蔽日旗幢簇水臯。
萬里諮詢多物色，只將佳句寄甄陶。

次王天使重渡鴨綠江韻

江南那得信書通，鴨水孤舟浪帶風。
鄉思幾年悲越鳥，王程千里歎秋蓬。
消殘光景詩篇裡，彈壓華夷氣槩中。
天下一家無遠道，通賞心還在海雲東。

次成天使車輦館觀松韻

榦屈枝蟠度歲來，及肩欹蓋老陰開。
先秋爽氣還吹

面未夜青嵐已蘸，杯檨社曾聞能獨壽。
匠工今見亦空迴，休嫌久偃凌霄意。
應有神人愛散材。

次成天使高嶺即事韻

仙馭高攀紫翠間，巖泉清耳落潺湲。
行窮鳥背千回路，覽盡天邊萬點山。
肝肺幾勞懷鳳閣，夢魂應已渡龍灣。
秋風欲起東溟外，夕隔花甌趁之班。

次成天使太虛樓韻

身御冷然上碧虛，曠懷無際久躊躇。
青山兩斷明霞晚，綠野人歸小店踈。
四海齊州皆帝統，三韓方丈是仙居。
他年玉署應多暇，時看前題幸記予。

次王天使太虛樓韻

納日暈簷面面虛半空聯榻共躊躇
玉欄高處遙岑出野逕橫邊古木踈
絕境光陰添旅恨故鄉雲水夢
郊居追陪仙侶媿衰病誰遣浮名苦絆予

次成王兩天使太平樓韻

倚遍危欄思有餘飄然如入紫真居
真觀領畧無邊景健筆牢籠萬卷書
日月忽催秋色至山河還使旅情舒
憑公莫恨鄉音異皇化東漸邁有虞

次王天使葱秀山韻

一水縈迴自北來層崖邈迤半空開
襟含壯巖行松

逕袖拂蒼苔坐石臺烟景便宜留
使節雲遊何必訪天台高懷久已忘
機事沙鳥閑眠眼不猜

次成天使百祥樓韻

極浦遠山混翠虛玉人重到此躊躇
烟開野樹秋容淡風弄簾旌日影踈
旅思欲迷青塞路歸心長拱紫皇居
壁間賴有瓊瑤句相憶他年幾慰予

次成天使留別韻二首

吐鳳詞華冠禁林遠追風雅續遺音
英聲共許材為梓妙句皆驚字切金
仙佩幾搖三島路鵬程方迫九霄心
征駢暫住東溟上郢曲還教萬口吟

紫冥遙報白雲秋羽駕飄然返十洲志潔冰霜塵不染
詩成珠玉價難酬東韓一夢迴仙枕西塞連山繞
驛樓自恨海隅垂白髮帝鄉迢遞幾回頭

奉別成天使三律

謫仙才調自超倫萬里乘槎奉帝綸海外共驚看玉
樹人間無計駐飈輪虫啼暝草年華晚露洗秋空月
色新別後此情知幾緒亂山東路獨傷神
視草常遊紫闥中又從滄海散高蹤名懸霄漢恩波
濶神降崆峒道氣濃大雅文章開突奧中華禮樂煥
儀容鴻飛未竟東人詠別淚如何忽滿肯

身披獸錦照猩紅海上青山度萬重太史遠遊文勢
健馬卿多病宦情慵胡天鴈叫金風冷野草螢飛玉
露濃遙想薊鄉今又過夕陽烟樹老秋容

奉別王天使三律

江西茂閣舊聲華迂擢方承雨露加丹鳳闈中收諫
紙碧雲天外下仙槎清羸骨相山瞻峻瀟灑襟懷玉
絕瑕每對談霏堪濯熱自忘關塞驛程賒
風期真箇古人儕早被殊恩侍玉階鸞詔忽頒天北
極文星遙落海東涯自多披霧權方洽誰料登龍事
反乖萬里相思何處馮屋梁秋月照幽懷

東土遺蹤已杳然
玉京歸路歲華遷
愁生遼塞新秋
月夢落麻姑舊洞天
儒術本宜光衮職
履聲行見到
星躔自憐憔悴關河外
唯待青書下日邊

思菴先生詩集卷之五

五言排律

送鄭監司芝行赴嶺南

火維分嶺徼天限阻重溟舟楫殊隣貢城池故國形
地雄勞並育民散祀祥刑岳牧委宣化諮詢是著經
高才膺簡拔駟牡出郊坰戀闕腸堪斷酬 思淚自
零旅窓頻問夜征路海侵星玉劍光初發水壺色更
熒韜鈴堅保障膏澤活生靈風格知誰抗權謠仔可
聽海雲孤月白方丈亂峯青皇樹凌冬茂官梅帶雪
馨澄清有餘暇遇境不煩醒

送人牧濟州

新 恩膺簡寄衣錦出京闕海外三神地波間一點
山木奴登御膳龍種入天闕颺母歸時息鷄衣到日
安清明堪壓瘴忠信可行蠻鯉避潮陽去珠從合浦
還望雲長在眼戀關不違顏待報治功最歸來侍舊
班

送鄭季涵出按關北

北門膺鎖鑰 明主已知賢本以文經世仍兼武鎮
邊雲低青海月星動紫微天鐵馬迎詩伯金笳引酒
仙鷄衣卧既脫孤塞接居迎雪嶺寒膠折沙場夜鐸

連膽唯忠作伴心與義爭先舊疾身憔悴春泥路杳
綿總戎資上策宣化制中權赤子歌來暮雕題乞受
屢塵清闕笛外氛掃夕烽前國倚長城壯人推一柱
堅佇看嚴召急歸捧通英筵

送尹僉正學赴京十韻

出塵知異質刷翮自鬢年達識唯歲用高門久尚賢
學包書萬軸身闔路三千禁齋歸清製冥搜入曉鞭
江鳴孤竹月山擁薊門烟燕塞胡霜重幽都 帝里
偏懸旌佳節過觀樂舊容還歷覽人間世翺翔歲暮
天睽離驚隔潤衰病滯林泉未逐河橋送空餘夢寐

率

挽曹南溟

峻節元追古冲襟自寡倫千尋看直聳百鍊蘊剛真
柱石才雖大風塵事更屯獨隨玄豹隱幾換綠蘿春
守道心長逸匡時術未陳乾坤收正氣泉壤閉高人
破屋留丹洞哀辭下紫宸蒼生空有望志士竟沾巾
舊迹山花晚遺塊攏草新淒涼白雲迳誰復繼清塵

挽奇高峯

天昇英姿秀人推學業醇義軒追古遠鄒魯沂源真
孤雛傷時溺危蹶困俗嘆伏蒲新渥浚耕谷舊接貧

江漢重回棹風塵再去身素期全出處浮世有亨屯
聖道墜遺緒明庭喪哲人病淹郵燭夜愁入山嶺雲
晨夙昔心相契星霜分更親溪山俱引興松竹約為
隣湖外三秋月遠西萬里輪別離曾幾日存沒只沾
巾

挽退溪先生

先覺生南紀斯文有棟樑士林瞻出處天意本蒼茫
擢桂初騰踏棲霞晚晦藏寂寥顏氏蒼瀟灑武夷庄
講誦身忘老鑽研德愈光真傳慕濂洛高韻挹羲皇
六籍師將絕三才道更昌紫泥頻被召丹烟每傾陽

思卷五
異眷追先后洪私報後王即程寧侯駕抱疾尚連章
猿鶴餘幽思貂蟬反舊行十國辭極懇獨立志難張
忠信真堪仗紛囂肯過防講筵方密勿歸轡又蒼黃
江漢孤舟遠雲霄一夢忙野扉披碧草村碓掃黃粱
去國餘生幾知天此樂長世期司馬相人慟伯淳亡
留寫遺塵境騎箕到帝鄉緒言垂百代餘馥化群狂
久忝承函丈無回拜若堂別離移歲律存沒隔殊方
受誨慙終負含情只斷腸九原誰叫起空有淚淋浪

送朴希立赴吉州

荒城隣太漠古戍駐殘軍地理東溟濶天街北斗分

紫臺初受命青塞遠離群燕領曾投筆龍韜會靜氛
邊城搖白草朔氣結黃雲萬里歸書斷孤燈旅夢紛
臨歧唯贈策把酒阻論文此去 思華重將何答

聖君

題朴君汝鎮滿浦壯諸賢贈別帖

屈才輕五馬謀帥重西疆壽甲金開組華簪玉截肪
一朝辭俎豆千里擁刀槍山斷玄菟塞江分白帝鄉
威聲空虎落遯步歷龍驤風景窮陰地烟沙殺氣場
恩隨天共大身與義爭強紅旆休前寄丹墀反舊行
戍樓餘昨夢邊草幾秋霜已覺形容改空憐意思揚

遙懷射鵰處愁卧讀書床

七言排律

贈僧六韻

久病今朝始出門門外桃花雨露繁
鳥貪春意千般喚雲妬陽光百變昏
幽竹一邇人獨立白蓮何處爾
過存平生嗜好唯蔬筍此日殷勤拒酒樽
方外不求安穩地世間休出激危言
陶潛晚入廬山社疎懶周行謝鷺鷥

五言古詩

李汝受山海鄭季涵澈在湖堂折寄梅花詩以

謝之

野梅發孤樹迥映寒江碧
恭承美人惠折寄天下白
忽發故園思春光千里隔
草浚澗邊路瑤花自零落

贈信如長老 當時議以師為禁漏官固辭還

止

浮屠多技能韓子有是說
偃師造木倡歌舞亦應節
吾雖觀其書未嘗信其必有
閣迷丹禁天人事俱設
金扁曰欽敬歷代咸見闕
聖神之所作歲久惜差缺
忽承下 明旨重新催計日
國工皆束手相顧徒驚
林聞渠號多藝驛召自雲
吉草履披麻衣婆婆入紫

闔奴僕視衆師咄嗟雕萬物箇箇欲飛走妙如造化
一幻出人門世大功緣閱月始知學道者通神靡不
達指尖窮變化中心恒寂滅有若浮雲過青冥卧初
逸今朝忽告歸舊岑橫天末我欲冠其顛野鳥難籠
活

請穡麥債戲題

老年耕谷口村農春事急石田無可種或言宜白麥
携杖走長鬚請官糶一斛殷勤山縣宰亦困衆詎集
新舊皆懸罄未遑存厚薄數斗不滿擔而又半沙石
隻手弄而歸八門兒女嗷布穀是何意催耕啼屋角

斫畚徒費日坐見生荆棘始知商山老茹芝不吞粟
浮生委真宰高枕茅齋寂

種諸果木

白頭種佳果將待結子時慙慙重培植不覺心神疲
僮僕相窃笑浮生朝暮期移栽數寸根况子髮如絲
謂遺後人可開花歲應遲聞渠言正直使予欲無辭
幸或及新嘗齒脫如牛呵風燈與泡沫草草真可悲
崑山有瓊蕊純氣契生之一餐髮不變再食乘雲螭
何當往採掇鍊骨回春姿遨遊太清上免被兒曹欺

次王天使謁箕子廟韻

出皇華集

身破名猶振城空祠獨留千載薦芳艸聖澤知難酬
文獻尚可徵捨此將安求并畫至今在草間餘古疇
會見終烟滅長教志士憂躊躇不忍去垂淚立路周

七言古詩

路上石翁仲

斲石作人頭如甃黃茅小屋依山足不知創造何年
代面目擗恠而粗惡野火不燒雷電遺頑然當路迷
浩劫山魃木魅來相依雨瀟風號衆妖集恐是往世
墓前物俗語轉訛稱彌勒行旅祈禳各有求人施米
帛馬剪鬣前者過後者繼紛紛拜跪致恭肅福田

利益終杳茫恒受厚享顏不惡誰能奮舌叫九閻請
擲天外清穢惡

有感

江邊老翁誰記憶草沒毀垣卧藜床炎涼氣多病易
侵數日不餐痛在腸官醫坐藥如坐草破鑿煎取無
策董困眠轉展錯昏晝野蛩啞肌同被槍此生未免
隨萬物江南江北愁茫茫

李佐郎迂立惠新米歌

夏秋氣交錯寒燠彌旬感疾卧破席南臺仙郎舊相
識緘書寄米香新熟已知雪色春得細更免監河勞

貨粟炊配綠葵滑流匙不待祝鯁穩送之 君恩未
許返蓬華僑接漢曲星霜移徒費朋友念貧病回首
幾憶商山芝

朔風引

有物蓬蓬起北溟飄揚沙礫裂高岡怒號月窟窮陰
氣天地慘慘鳴刀槍白日秘輝玄雲急鷹隼屈猛龍
虎僵玉川破屋多竅穴弩矢四面來不絕展書欲讀
口角硬弊裘無毛如衣鐵長鬚赤脚縮凍龜四壁稜
稜霜晝結直怕崑崙天柱亦傾倒嗟爾群生同騷屑

漁父辭

山民重獸鳴桑弓好魚獨有南來翁纖纖重絲結短
網遮得玉鱗澄潭中輕刀割處水聲寒石上坐對青
山餐向日覓魚長安市腐臭至今令眉攢

次成天使金孝女韻 出皇華集

孝女已歿今幾載古碑橫草人猶指英靈冥漠在何
處山椒落日愁雲起欲療母病自割肌遺堽萬古稱
仁里至誠可與天悠久流芳不待書青史孤墳時有
樵翁拜澗蘋淒涼誰薦只隴木蕭蕭野禽哭村蹊寂
寂秋蕪靡人間何限寥落境雙涕無從洒此女富有
天下不顧養南內重華隔父子所以金女名更輝悠

悠男子誰敢擬

思菴先生文集合序

二養亭記

余於丙戌仲秋承 恩浴椒井于水平地覽其溪山
而心悅之遂稅駕而居焉吾東山水此縣最名由縣而
言清冷潭其尤也即白雲溪之所瀦而源發白雲山
也鍾賢東支至潭作崖故水底皆布全石高者露出
詭恠錯陳有若龜龍曝日島嶼浮溟崖之堪巖俯潭
為臺者四曰白鶴曰青鶴白者或乘青者一隻時往
來洲渚皆記實也餘曰散襟曰水鏡中介石床曰吐
雲巖足陂陀於水心有窪容斗曰窪尊潭瀉長灘西

折而淵曰鳴王大壁倚天根浸灘淵極造化之剗劇
曰蒼玉屏茸茅潭西曰拜鶴窩每於玉屏春夏望帝
來叫山空響徹聽者自感也又就潭嶠最峻處規為
草亭曰二養取伊川養德養體之義也觀其左當大
壁右聯四臺背負崇山面勢澄泓攢巖聳峭拱揖內
嚮石骨瓊田倒燭縈迴吞吐乎烟嵐靄乎林垌舒
慘異候萬變迭形闢竒矜秀各不相讓咸與收精會
神俎豆於枕席之間為吾所蓄而日與之娛棲遲嘯
咏境淨意適不知山之阻身之遠鳥獸之可猜其孰
使然非茲潭之有遭歟畧叙其槩難窮厥狀名而志

之者二養主人筆其大字與小字者韓圭漢漢鏤諸
十有一石者辛秀才夷是歲萬曆十六年也

銘心錄序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某不肖性亦昏惰疾
病呻吟之間事故奔忙之際頗有忘不行故家 國
諱辰記為小編持諸掌上出入不釋儼若奉承嗚呼
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以身言之則家先而
國後以禮言之則 國尊而家卑是以冠以 國忌
次錄家忌云

答栗谷論太極圖說書

承悉來論但此非倉卒所辨濬一虛明之氣理亦在
其中雖無形象之可指既曰理氣則便是道與器何
必待具形然後始謂之道器乎冲漠無朕者理與氣
也動而陽靜而陰者理與氣也冲漠無朕之理氣為
天地萬物之理氣本是一也有何疑焉此意何如惟
令照謹復

又

再承令論勤切感荷實深准於鄙見猶有未快凡經
傳所論陰陽皆從天地之已生而言之未嘗及天地
之先也張子所論清虛一大此窮源反本前聖所未

發也花潭又推張子之未盡言者極言竭論可謂極
高明也但張子以清虛一大為名不無後學誤解而弊
生故考亭以為落於一邊非以橫渠之說為誕妄也
天地未生之先太氣澹一虛靜無窮無外而太極在
其中及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分而萬物形四時
運從天地已生而言之一陰一陽者小闔闢也從天
地未生而言之太虛冲漠無朕而動而此天地大闔闢
也天地未生之前可謂之陰而不可謂之陽也然則
此亦一陰一陽非陰非陽也方其太虛寂然太極未
動理固冲漠而氣無形象之可指澹一虛靜安得亦

可謂之冲漠乎若曰安有太虛澹一之氣則太極懸空獨立而生陰陽乎理氣本無先後也顧非此簡牘所悉冬宵甚永點燈一叙何如惟令照

又

承悉勤論殊為切先儒極言其處尚以為疑此非毫墨所盡奈何奈何經傳所著只曰太極生兩儀而未嘗說破其十分引而不發矣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此言已到亦未形言太虛澹一之體也天地有限而太虛無窮無外天地未生之前太虛澹一之氣寂然不動只是冲漠無朕而太極在其中非如天地已

生之後萬物有形之時也一氣未娶都是清虛澹一挹之無投見之未覩安得謂之有象乎今以目前言之空中未曾無氣而有何形象可見固非風雲霜露之已聚者也且見朝報令公呈辭緣何疾恙耶慮甚慮甚得便一叙何如因忙草草謹復

退溪墓誌

隆慶四年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經筵春秋館事李公卒于禮安之私第其以疾聞也上命御醫往視之未至而以訃聞上震悼輟朝三日特贈領議政有司莅喪禮比三公翌年三月二

十一日葬于其縣乾至山某原公諱澗字景浩系出
真寶其上祖諱碩五世祖諱子脩皆仕高麗碩密直
副使子脩討紅巾賊有勲封松安君高王父諱云侯
軍器寺副正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曾王父諱禎
善山都護府使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王父諱繼
陽舉進士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無知義禁府事
初於安移居安東地判書又遷于禮安家溫溪里考
諱瑱中司馬諱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贊成之弟塌官至參判號松齋兄弟俱勵志
讀書贊成公時以博洽稱焉每訓諸子曰吾平生耽

書未嘗頃刻廢也汝輩當效之初娶義城金氏生三男一
女先卒後聘春川朴氏別侍衛緇之女 贈貞敬夫人有
子男四人公於倫次為季子也生有異稟英悟絕人沉
背端慤不妄言笑年未髫髻已好讀書學舉子業中茂
子進士文藝出群聲稱日盛然雅尚不在此早有求道之
志欲終不應科舉為母夫人之養且迫於諸兄之勸遂黽勉
累歲登甲午文科選補承文院權知例遷授博士陞成
均館典籍轉戶曹佐郎自為六品為大夫人欲乞縣便
養而不得以為終身之恨丁酉遭內憂服闋拜私文館修
撰改司諫院正言遷司憲府持平改刑曹正郎以其在臺

時微譴與其同僚皆罷免未幾復授刑曹正郎每見論
囚輒對案不能食歷弘文館副校理拜司憲府持平改
弘文館修撰尋除副校理復授司憲府持平累遷拜
議政府檢詳兼侍講院文學陞舍人改司憲府掌令以
疾辭除宗親府典籤又遷掌令再轉成均館司藝兼侍
講院弼善陞司成謁告還鄉遷禮賓寺副正仍在鄉病
適旋授弘文館校理被召歸朝兼侍講院文學轉司
憲府掌令又辭疾除成均館直講遷弘文館應教復謁
告下鄉尋還朝是歲甲辰十一月 中廟登遐公知
製教製告計請謚兩表又手書之表至中朝禮部尚書

等覽表歎服曰表文既好書法亦妙使臣歸啓其言
仁廟特令賞賜未久移疾軍資監僉正弘文館應教
典翰轉司饗院正又病免還授典翰是乙巳九月也
仁廟既薨 明廟即位李苞等當國擅權方排陷士
類公亦削奪官爵既而李苞等復請叙用蓋以苞之
姪元祿素敬公學行故力言其不可害也拜司僕寺
正以癸舅下鄉因引疾適職俄授校書館校理轉禮
賓寺正除安東府使皆病不赴拜弘文館應教承
召命而來未幾病辭除儀賓府經歷力乞補外出守
丹陽郡為政清慎慈恕民自愛服郡有佳山水每於

公暇遊陟吟咏且記其勝以留郡後人傳以為寶適
仲兄澐為其路方伯換授豐基郡守郡有白雲書院
前守周世鵬所建公下車即上書監司使轉達請賜
額書籍 上許之書院賜額與書自公始未久解綬
而歸吏民遮道涕泣行李蕭然惟載數馬而已遂築
室於退溪之上自號退溪居一年拜弘文館校理復
應 召命改司憲府執義以疾適授弘文館應教特
命陞拜成均館大司成移疾為散職復拜大司成又
病辭處閑秩歷兵刑曹叅議病適授散職仍辭歸鄉里
授食知中樞府事相臣有論薦者 下書召之仍拜

弘文館副提學又有 召命皆辭改授西樞之職上
章力辭不獲又辭以病復授閑職遂赴 召拜成均
館大司成特陞工曹叅判為焚黃請假還鄉先是
公更卜築陶山之下今始成號陶山精舍為終老之
所 綸命雖屢降堅辭不起 明廟命礪城君宋寅
使畫陶山又書公陶山記及詩篇作屏簇以進常置
寢殿中其注眷異常如此丙寅正月公年六十六拜
同知中樞府事 下書敦諭力疾就 召封章辭疾
者再 上遣醫問疾在道拜兼藝文館提學 特授
工曹判書兼大提學又固辭遂還家改授知中樞府事

上疏懇辭增秩 上不許時 皇明登極詔使將至
公以製述官被 召還朝此丁卯六月也 明廟賓
天今 上即祚拜禮曹判書既謝恩即引疾八月適
判書便南還是時 大行未葬人皆疑其去就公曰
昔考亭以燬章閣待制不待孝宗發引而行義所當
去不得不爾也除散職 召之者三陳章自劾乞致
仕 上不允陞拜議政府左贊成 下書促召者又
四懇辭適贊成拜判中樞府事又辭不獲入京城之日
走卒咸舉手加額甲退溪至矣 上亦不名呼以判
府事朝廷患軍額多缺將括丁改籍公啓曰今年水

旱民迫餓宜少緩以俟豐稔 上曰為國而不聽卿
言耶即 命停之拜弘文館提學辭不許上疏陳六
條曰重繼統以全仁孝杜譏間以親兩宮敦聖學以
立治本明道術以正人心推腹心以通耳目誠修省
以承天愛 上御筆廢羨之拜大提學固辭幾一月
始 命遣之每入侍 經幄講論義理 上必傾意
聽納公請進講西銘 上命公校雠考證進聖學十
圖又 命印頒羣臣大加崇獎拜吏曹判書都人相
賀曰某也秉銓衡請托自今絕矣公又辭不受仍處
舊職時朝廷議德興君追崇名號及立家廟事公言

當稱德興大君又作廟祀之儀皆不見用且明廟
當祔文昭殿公欲於此時依三代廟制正太祖東向
之位昭穆南北之序大臣禮官以為不可各以其議
啓之公言竟廢越數日公詣闕門外累上劄乞退
溫諭不允後數日又詣上召見於便殿公復陳乞三
四上許之是夕出宿東湖上士大夫有識者無不
掩涕既退歸凡乞致仕至五六度辭極痛切竟不遂
其志暨寢疾慮家人或有祈禱之事切戒禁之病革
召門生謂曰平生以謬見與諸君講論是亦不易事
也謂子嚮曰死後毋用國葬以我遺戒陳疏固辭

且勿建碑只題小石曰退陶晚隱真城李公之墓是
矣將至屬續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平時命侍人正
席而絕公生於弘治辛酉十月二十五日至是享年
七十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况吾東方窮荒僻
遠自箕子以後上下數千年間號為知道者有幾先
生以穎徹之資超然獨得於遺編絕簡之中其學主
朱子之書莊誦精研一意下學寧淺毋深寧卑毋高
平實的當循循有序脉絡不亂所謂自致知至於知
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誠者此
先王之所期而日勉乎長進者也及操存益固識見

愈高察倫明物渙然心釋而清明洞澈表裡無雜
應曲酬護必中節事親盡誠孝承顏順志左右無違
仲兄澄長於公數歲而事之如嚴父至老不變家業
素貧處之裕如閨門內外肅穆怡愉對子弟未嘗不冠家
人不見有喜愠之色與宗族故舊周窮恤患恩義俱
至接人溫恭謙謹少長貴賤待之各盡其道賢者樂
其德不賢者愛其和咸瞻仰而致敬焉後學請益相
與問答窮日不倦然必觀其志之所向而言之若實
無意於正學則雖子牙不強也其言以立志為先
以謹獨為重教誨諄諄平易明白不為幽深玄宥之

說又以謙虛處之辨論之際無間彼已惟善是從愛
君憂國出於至性雖退處田野心未嘗不在於朝廷
聞一政一令之善喜不能寐或舉措失宜憂形于色
常以哺養君德鎮靜士林為先務本少宦情 中廟
末年有大機關始決退休之意自是不能久留於朝
廷而出處進退之義尤著於晚節隱然大勇壁立萬
仞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嘗曰我之去就前後似異
前則有 召輒出後則雖累被 召命不敢進蓋位
卑則責輕猶可一出官高則責重豈不顧分義而冒
進乎雅好山水蕭然塵表風格超邁外若不事標飭

而自合乎規矩準繩其所養之渾浩冲融者亦可見也公患中國道學失傳陽明白沙之說又出而亂真為跋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以見其意又以朱子大全編帙浩穰學者未能遍究取其書之尤親切緊要者節畧成書補以註解使便覽閱著落蒙傳疑發揮微意撰理學錄自宋豫章以至元朝道學之士言行散在諸書者皆裒集無遺以續伊洛之淵源以畢晦菴之餘意其詩與文棄少時所習專學朱子而尤長於文書法亦甚道勁初公深自韜晦雖專精學問而不發於言語文字至於朋友亦未知道學之儒也及其卒蓋

高德蓋邵克養既久精華自炳其實自不可掩者然後學者皆洽然尊師之其闡明正學開導後生使孔孟程朱之道燠然復明於吾東方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公凡再娶先夫人金海許氏進士瓚之女後夫人安東權氏奉事瓚之女皆先卒有子男二人長曰厲以蔭仕為奉化縣監次曰案早死俱許氏生也側室有子男一人曰寂孫男三人曰安道生負曰純道詠道皆幼女二人長適士人朴樞次幼銘曰墜緒莫紹微言輟響卓彼先生挺生東壤抗志前哲惟道是求早脫羈鼻遶返林丘棲遲靜便講誦墳籍

潛思力踐由博造約既積之厚其發也光讜存尚聚
欲晦彌彰四 朝徵召卅載行箴未奮厥庸悠悠彼
蒼世懷其德冀壽且康誰謂一疾遽虧大壘山頽曷
仰人巨學絕吉卜之後垂此新岡惟其令聞愈遠益
昌年月日謹識

司諫朴公神道碑銘

惟朴氏其來有始楊山神人立為新羅鼻祖其後裔
散居三韓而居錦之潘南者世服大僚景以茂族著
稱有諱尚衷仕高麗為右文館直提學判典校寺事
遺以忠直啓佑後胤其子諱訔事我太宗位至議政

府左議政勳封錦川府院君生諱葵刑曹叅判叅判生
諱秉文司直司直於公為大王父是生諱林宗通政
大夫尚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生諱兆年官止吏曹
正印 贈議政府左贊成公贊成之長子亞曰綰舉
進士次曰緝妣尹氏 贈貞敬夫人縣監攷善之女
亦坡平大姓弘治癸丑二月十四日生公公諱紹字
彥胄自號冶川世居漢城八歲而孤與姊妹二弟俱
育於貞敬膝下燕山朝多撤人家靡所止夫人率諸
孤南歸陝川治爐縣即公外家也公秀氣孤稟德宇
渾成自在孩稚步趨有度已知其為偉人遠器也年

僅十餘值縣尹公感疾侍側不懈夜不禡衣縣尹公
歎曰有此一孫兒足療吾病矣未及羈貫便有求道
之志寒暄先生嘗任同縣末谷村邑人尚有能稱道
其風烈者公聞而慕之每詢先生及門弟子言論舉
措必籍而識之時當戊午殺戮之餘士氣蕭然公獨
注意鑽礪講學不輟携近思錄性理大全等書入伽
椰山寺整襟危坐沉潛玩繹至忘寢食覲省之外不
遑出山者七八年矣後聞朴松堂英學有淵源遂往
從之專心承誨研窮義理見識益廣踐履彌篤深造
極詣粹然卓立一時輩行咸推仰願友松堂亦曰子

乃我師非我友也金公安國觀察嶺南於公戚聯雅
敬重之凡事必咨一日出示一編書曰吾欲使一道
士子有所模準於子意何如公曰此相公作成義意
非初學所敢與但此書孰與朱子十訓金公笑曰自
忝本職晝夜覃思以成此書及聞子言始覺用功之
間漫也遂書十訓及白鹿洞規遍揭州縣學壁永為
矜式公嘗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古人格言學者
何敢少怠又曰人言讀孟氏書則能文吾意論語尤
切每月必讀過一編其自飭精密如此且未嘗分力
於舉子業而才高亦能擢戊寅秋鄉貢三科皆居第

一翌年春中司馬第二赴會試入就講席也舉止雍
容應對詳敏講畢諸公皆曰今日得玉堂正字可賀
時趙靜庵以憲長在座曰觀其精彩非屈於人下者
豈必以正字為期乎果魁大科諸公皆曰孝直知人
矣是時公名已在賢良科薦中而徑赴恒試識者躋
之授典籍遷殿中拜弘文館修撰公既登第方欲乞
縣以便親養而查羅劍鉅未就本意茹感沉痛以之
歿世自嶺表奉柩返葬金浦先壙仍廬墓下內盡其
志外盡其物鄉人感其純孝服闋除侍講院司書遷
司諫院正言又轉修撰改吏曹佐郎累遷至侍講院

文學歷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禮吏二曹正郎議政
府檢詳俄陞舍人轉侍講院弼善此後緣資級未滿
出入鳳閣春坊者屢矣是時羣賢被禍之後人諱性
理之學書道進講但循例塞責而已適李文元公彥
迪淹滯芸閣公在天曹力薦除說書自此迭為文學
弼善始以程朱諸書竭誠啓迪其為賓師者以世子
幼冲此非急務兩公不沮討論益力 仁廟聖質雖
曰出於天而道德夙成豈無所養而然欤陸司傑寺
副正薦侍講院輔德改司諫院司諫以大司諫朴光
榮連姻辭適為通禮院相禮轉軍資監副正復授司

諫時朴洪鱗為獻納蔡無擇為正言皆金安老之黨也安老屏黜在外群小方圖復用邪議大興舉朝結舌公奮不顧身力主沮遏其黨怒而擠之左遷司成尋加斥罷李晦齋自密陽府使代公為司諫公慮累及晦齋再三來訪而輒避不見然竟亦不免坐罷公既負士林重望群小尤忌之遂出避南陽村舍纔一年携家復歸于陝川絕意世事專精讀書雖屢空晏然如也甲午春遘疾秋八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易簀之時積面盥手無異平日春秋四十有二國人聞而傷之其友金公就成哭之以詩曰大業潛心地圓

融體用全傷心觀化日天不假之年可謂知己之言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冶爐縣西華陽洞掛山南崗與縣尹公同兆公暨祖考後以蒲城推恩贈爵有差公資稟既異而加以學問躬行自得方寸澄然儀表間雅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事親有至孝之誠兄弟篤友愛之情處閨門得恩義之正順理而行沛然有裕非如困學之士積分累寸而成之者也平生以大學論語程朱及西山衍義等書為進學階除深讀力探亶亶不厭克養既厚英華發外望其容貌接其辭氣賢者服其心不肖者薰其德人謂聞明道

之風而興起者也嘗語學者曰為學之方先收放心涵
養本源辨別義利立其大者則餘可馴致聖賢之訓
一語一言無非至教循是以進可以上達其稿文平
易典雅理勝字順詩亦溫厚平淡不尚華靡嘗有詩
曰無心每到多忘了著意還應不自然緊慢合宜巧
必至寔能除得妄中緣公之為學操存精密脚踏實
地已到自滿不欺之地矣其罷歸南中路吟一絕曰
名利前頭路幾千却來江上有漁舡一心似水收吾
內萬事如雲只付天其恬於榮辱素位無怨者亦可
想矣公早失嚴顏長抱蓼莪之悲每見衰麻者必問

親年幾何嗚咽不已事諸叔父盡其愛敬季叔母窮
老寡居繼供甘旨雖居住隔遠而仕罷必省其折產
也一聽其伯姊處分起居奉養有若慈圍二弟館緝
穠保而孤撫養訓誨恩義極盡皆終有所成就俸祿
及朋友餽問必分遠近諸族其睦姻周恤之篤雖婦
黨亦然有故舊染疫人不敢近者投藥餌以濟之隣
里有喪窮不能克葬者與之棺槨雖至愚至賤之人
待之必敬必誠不敢少慢至如肖翹微物亦加矜憐
焉其為吏即以李相繼孟賜謚官赴湖南之錦城州
牧乃朴訥齋梓於公先進也凡祗迎公禮不為小讓

朴公初訝其年少挾氣及使事既畢公即晤語教洽禮
敬備至朴公始服其雅量見人非道輒憚規切許
沈兄弟於公為戚屬相與往來契分素厚及聞其過
妹窳而不入峻責而絕之許深銜之排擯傾陷無遺
力焉至使困頓跋躓終於遐裔林不為世用道不行
於時嗚呼痛哉夫人洪氏司贍寺正士俯之女亦有
貞淑之德為婦為母咸可法式享年八十有五後公
四十四年而卒葬于揚州豐壤縣南金村里別有墓
表生五男二女長曰應川癸卯司馬司宰監正處心
自然實有規範屢為字牧殊著聲績娶司饗叅奉金

希呂之女生六男二女男曰東賢東豪東老東俊東
民東善次曰應順己卯司馬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
君醇謹之友世以長者稱之娶宗室文川正壽甲之
女生一男曰東彥誕一女即當代坤殿次曰應男中癸
丑制科司憲府大司憲會忠履潔特立不撓濟以學
力所造甚高士林倚以國家柱石不幸早卒娶掌苑
別坐尹和之女生三男二女男曰東燾東然東點正
及潘城後皆相繼而歿次曰應福中甲子制科今為
承政院左承旨仁厚篤實不露圭角而所守甚確娶
禁火別提林九齡之女生四男一女男曰東尹東說

東望東亮次曰應寅戊午司馬今授長端府使恪遵
庭訓踵義諸兄人以是善之娶昌樂察訪卞希訥之
女生三男四女男曰東紀東績東緯女長適司導寺
正李希伯生五男二女男曰大秋大禾大馨大秀大
年次適進士朴誠元生一女內外諸孫百有餘人門
閥之盛古未之有咸能奉承家範謙恭忠厚不為貴
盛所移朴氏之慶蓋未艾也嗚呼仁者必有後天之
報施久而乃定茲非其驗歟銘曰
邊父神系發源淵淵世懋懿美式亘式迄卓彼夫子
實惟其美天球粹質不琢而精薰以賢師醇于厥學

見道即早有大其識根深末茂冠字渾成端莊高嶷
愷悌通明志存匡濟資仕乃揚進試主司奮藻擣章
名高題塔文冠射策更歷周行休聞用赫再直鸞坡
三八春坊紬繹姬孔贊述皇王門下納誨南臺摠綱
正色在列松貞玉剛希聖為徒致君意長生之不已
竟與覺俱直道未展嘉謨因敷還垂逸翮處跌長途
介居窮鄉藜藿不給開戶陳書星霜屢易蕭然塵表
浩浩其樂困而不變君子之強且報以壽理又茫茫
蘭摧蕙秋今也之止以正而屯歿亦人思以幸而福
生及人嗤在公所獲何必期願榮華所益履巽蹈契

孤標拔萃百行無缺不愧古人可法來哲傳之悠久
燦如日月孰脩孰短識者能別矧天惠後孔碩且蕃
簪組相承忠孝是敦故鍾 叔聖祥撫星軒戴政宸極
基命無疆蜀塗筆擊允與并昌鬱乎其馨韡乎其光
掛山丸丸植松與栢紀德薦辭鏤茲貞石

高麗侍中節孝徐公碑銘并序

孝者人道之大經自隆古以來見於孔子刪正之書
以為法者兩人在書曰君陳在詩曰張仲降及後世
嗚呼歎矣今有人焉一國之人皆稱之為孝子則固
一國之善士若鰲城徐公殆其人歟公諱稜字大方

弱冠擢大科仕高麗安孝王之朝官至侍中天性至
孝解官歸家專心奉母是猶安仁賦閑居之意也母
發項疽迎醫視之醫曰若不得生蛙不可治公曰當
此沍寒豈得生蛙母疾殆不可為已號泣不已醫曰
雖無生蛙可姑合藥以試之遂熬藥于樹下忽有物
從樹上墜鼎中視之乃生蛙也醫驚曰子之誠孝格
天天即賜之母疾必瘳於是更為劑合貼患處立愈
事聞旌閭迄今數百載猶不廢見之者莫不咨嗟感
涕知事親之必盡其誠激立民志裨補風教亦何如
哉嗚呼上天之載本無聲臭之可求而茲能一則感

應如響至於幹造化而回天機吾於節孝公見之公
著居家十訓實羽翼乎呂氏鄉約之善其所學之正
又如此然國史所傳只記其孝而不及於學豈非韜
真晦光惟務自厚而流俗不之知故歟公十五代孫
曰荃服義思孝無晉家風懼歲月滋久德音或湮願
斲堅石假辭記羨建諸舊閭之上以圖不朽於無窮
屬余銘之余既慕徐公之德且嘉荃之眷息不以鄙
拙辭遂為之銘曰
於休先生盡孝承親匪性之操實出爾真母疾無藥
號天而泣霜雪既降坯戶咸誓有誠必感天貺斯中

錦襖皤腹妙劑通神壽康而悅慈顏復春玄造冥冥
孰識其機秉心無貳天亦不違懿乎真純卓乎所履
故里不改山崔水瀕令聞永振吁嗟曷已

秋齋鄭公墓誌

嘉靖四十年三月初九日己巳秋齋居士鄭公卒夏
四月二十日己酉葬于高陽郡某山先塋之側公之
遺命也前期公之妻弟豐德郡守安君鴻致行狀請
銘公諱之雲字靜而秋齋居士其號也世居高陽魯
王父諱夏通禮院引儀王父諱漢父諱仁弼皆不仕
生有異稟趣尚不群受學於思齋先生同門之士皆

事科文而公獨有志於性理之學讀易十餘年不懈
及所見漸進與先生論辨先生自以謂不及慕齋亦
嘗曰鄭生即吾相長之友也其取重於兩先生如此
歲戊午遭外憂辛卯丁內艱執喪盡禮哀戚過之及
思齋歿公為服心喪三年自是益無宦情獨於修身
進德日孜孜焉家素窮空妻妾寒餓而公不以為意
嘗欲卜築於二山之東北以為終老之所無資未就
僑寓都下每以不獲屏居寬閑為恨一中廟朝有一
貴人欲論薦公聞而不悅出遊遠方以避之公襟懷
坦夷不為崖岸辭絕之行而其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以此寡合屢遭謗議晚年頗好飲諧謔有竟夫笑談
親俗之意而其中所存終始一也士大夫往來公門
者甚多而誘掖薰陶之人亦不少若論其功此所謂
中流失舡一瓢千金也嘗作天命圖又著說退溪先
生見而稱賞又從而叙之去年冬公訪安侯于豐德
或遊山寺或寓郡齋逮今春忽感風邪之疾偏身似
不仁自念惟危欲還鄉里行到昇平府江口奄至不救
年五十有三無子有二女長適李鶴鳴季適宋大訓
俱有子女而尚幼嗚呼公早識趨向平生為善而終
至於不位不壽又無後以浚于地此吾儕所以有疑

於造物之理而為公惜也銘曰
魁然其貌拓落其懷拔俗求道自寡匹儕善惡在已
窮達關天既無愧怍又何戚焉

讀竒德陽遺稿讜議一篇

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孝者百行之原忠之本也
移孝為忠終始不渝盡臣子之職者非盛德之君子
能若此乎人君所當寬假優容勵天下之忠孝也服
齋先生姓竒名蓮子敬其字也若先生者欲盡忠孝
於君親而困不得其志也先生生有異質年纔十三大
通文理十七八時慨然以求道為意超習俗之卑陋

而卓如也嗚呼褊荒晚出且無師友先生蓋嘗病也
自是專以學問為事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事偏
毋極盡其誠孝處兄弟極盡其友愛於事事物物上
各欲極盡其倫理惕然以任重道遠為憂雖出於翰
墨者一以采儒為法三代遠矣帝王逝矣野無遺賢
之世不復而文詞科目之法興焉朱晦菴聖人也猶
以易學登第先生入三庭對策名輝達于王所時
士林以得人為賀朝議以先生有啓沃輔導之學選
入為玉堂正字先生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以仁義性理之說及復論難冀其萬一資聖學而

助 聖躬從善舍惡取王去伯欲致吾君於三代之
上而尤勤懇於格 君心之非可謂不失儒者之本
意矣其立朝五六年之間汲汲欲揚清激濁崇節義
變苟且愛君憂國之心自不能過之干中則累進疏
章迨退而欲其 聖心感悟沐浴齊戒若對越乎神
明雖夜必整衣巾以坐讀古聖人書仰而思俯而記
若有所得焉至若天文地志亦皆洞究其精微官纒
四秩其祿甚微以供旨之餘輒周戚黨之貧寔者簞
瓢屢空而猶晏如也室人或以告之笑而不答時趙
先生光祖得遇 中宗以展布所學進君子退小人

興孝悌尚廉耻一以古昔先聖王之道引君為治衰
下之俗為之丕變朝著復尊賢之禮鄉黨有養正之
談士以道德為心民以耕鑿為意賢才輩出成周之
治將不日而復矣先生一見志合協心共力互相汲
引轉相推許凡一旋一措必以忠孝為本世方仰其
有為而向之位宰輔居館閣自以為耆舊宿德者
素不為清議所貸常懷積怨伺影放射者久矣但以
賢人無過不得其便二三宰相構成虛語百計中
傷潛入宮門鼓動君上以口不可道之事售一網打
盡之術當夜起事直欲以短兵除之時會首相忠厚

惻怛有宰相風故泣涕以諫皆得一頃之命於是趙先生蒙首罪遠竄金先生淨及我先生以次貶逐之知名之士流放殆盡為善者惧矣嗚呼奸臣搆亂欺君上賊忠良俱以功名富貴終始自保老死傭下不得以春秋之法律之福善禍淫之道果安在哉厥後奸臣陰誘太學生無賴者數輩上章請光祖等罪論以應死命下之日無賢愚貴賤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奸臣可知矣悲黨錮於漢室哀偽學於宋朝而猶為之長慮却顧直欲捐生不回况於斯時親遇之哉又有無學術浮薄之徒徒痛夫忠貞

之見害於奸邪以除君側之惡為名舉不逞之謀事覺伏誅時宰以為光祖輩激成之也於是下金淨等論壽之命先生不得考終年三十非天所昇孰能與此嗚呼當先生穩城之謫也流離辛苦勤忍拂鬱困辱而沮抑之者備於詩可考矣然以朝聞夕死為念死亡無日而尚且講易不輟惟薦實自新而已雖燕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終始不愆得正而斃臨絕之言猶必以忠孝恐未盡學問恐未至為說從容就死如赴樂地其為所養亦至矣噫使人君真知賢者之用心則將哀痛慘怛之不暇又何以故逐而隨

殺我奸邪之徒設人君之耳目得行其計其罪上通于
天雖當士氣極蕩之餘公論不泯萬死不足以贖朝
廷之議士林之論繼有疏章而欲雪其冤則亦可見
義理之在人心而不誣也嗚呼忠臣孝子但欲盡其
心於君親而豈有一毫私意於其中耶儉人得志後
古為賊使忠義之士鉗口無言束手莫伸信而見疑
貞而為戮悠悠蒼天謂之何哉自是厥後二十年間
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行為名者必排擯斥逐之無
所容於世而後已使人君畏之如豺虎疾之如仇讎
委靡展轉日復一日士習愈下士風愈降仁義之說

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嗚呼陰不可以久長陽不可
以久消 仁廟在位至德動天王道邁古正賢者得
志之秋而遽厭人世與舜同化善端之萌如草木盡
然欲抽反以烈風嚴霜而殄滅之也可勝痛哉今
聖明在上一以 仁廟為法則庶幾士心稍慰而民
志有所定向矣余讀服齋先生遺稿悲泣而書于末
欲令後之好古樂善者見而傷之取此編而三復則
先王之志可見矣且夫克己為學之方盡性知命之
學豈無後學之持循哉嗚呼餘事文章亦必本於忠
孝出於仁義始於性情終於學問雖顛沛生死之際

猶惓惓於君親痛自刻責無懟憾之辭惟以不順為
怨慕焉則真所謂闕世教而樹風聲於百代之下者
矣并致寒儒今日操謹議之微志云年月日朴某謹
題

有明朝鮮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行崇政大夫

議政府右贊成兼知 經筵判義禁府事 贈

謚忠定公權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機字仲虛安東人也高麗侍中幸之後世為著

姓高祖諱厚監務曾祖諱啓經橫城縣監 贈嘉善

大夫兵曹參判祖諱琨龍驤衛副護軍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考諱士彬成均生員 贈崇政大夫議

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妣貞敬夫人尹氏司宰

監主簿塘之女也自參判至贊成 贈典皆以公貴

也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一月初六日自在髫髻岐嶇

異凡兒其文義夙達占聯屬對語輒驚人稍長聞譽

蔚然丙辰中進士弘治甲子燕山試舉人公策得中

既拆號考官始覺卷中有處字 啓請去之先是燕

山怒中官金處善直諫而殺之命中外文字不得用

處善字故也正德丙寅 中廟改玉明年丁卯公登

第補承文院副正字薦為藝文館檢閱戊辰由待教
遷承政院住書庚午陞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拜
司諫院正言移禮曹佐郎癸酉自弘文館副校理歷
司憲府持平兵曹正郎復為持平政府奴鄭莫介告
辛允武朴永文謀逆授堂上階時公將辭去覲親與
同僚議當 啓棄及還知其議中寢詣 闕駁諸僚
仍 啓曰莫介知允武等謀則當無留即發而累日
乃告不服其辜幸矣至受重加請棄其職 上從之
時論快之甲戌為吏曹正郎俄以事送西復戶曹正
郎以親老求為永川郡守丁丑冬以司憲府掌令

召還轉議政府舍人復掌令戊寅以成均司成陞通
政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
撰官時 上親政特有是命政畢吏曹判書李長坤
前 啓曰權撥為承旨甚合物情累轉至左承旨秋
儒生 啓講畢公進曰今日 啓講論仁仁莫大於繼
絕世魯山祖宗懿親燕山 殿下至親雖無道獲戾
於 宗廟而亦君臨一時永絕不祀甚損 殿下之
仁昔周武王立武庚以存商祀我 國家設崇義殿
使不絕麗祀 世宗大王命以廣平大君璵為恭順
公芳蕃之後以錦城大君瑜為昭悼公芳碩之後至

今頌 世宗仁親之厚請勿 留難酌宜行之時衆
議紛紜竟未舉行冬為都承旨兼藝文館直提學已
卯春陞嘉善拜禮曹叅判移同知中樞六月出為三
陟府使公見時事多故深以為憂為諸公力言之諸
公不能從求外補以去十二月趙先祖被竄猶以公
為其黨坐罷退居安東府乃城縣與鄉人處無貴賤
皆得其歡心婆娑林壑若將畢命者十有五年至嘉
靖癸巳 中宗命收叙除密陽府使政尚寬簡吏民
畏悅乙未丁外憂服闋拜漢城府左尹戊戌出為慶
尚道觀察使陞辭 上曰嶺南巨藩近因年荒流亡

相繼卿其務措安集之方公 啓曰臣庶竭駑鈍死
而後已然為治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人君一心
近來奢侈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 上若崇尚節
儉遠方亦自承化凶年不能為之害書曰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可不戒哉未幾以事遫還同知中樞己亥
春拜刑曹叅判俄轉兵曹夏陞資憲拜漢城府判尹
秋遷知中樞以改 宗系奏請使赴京庚子春奉
勅回賞加正憲賜土田臧獲公懇辭不 允夏知春
秋館事無 世子右賓客辛丑歷議政府左叅贊禮
曹判書無知義禁府事壬寅 世宗皇帝有宮婢之

變朝廷議遣使陳慰公於 經席進曰天子以萬乘
之尊四海之主一朝不虞之禍出於賤御凡為人君
抄忽不戒危禍所係 啟下勿以上國之事而尋常
之恒加省念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頭甲辰秋無知
經筵俄復左叅贊冬 中宗禮陟公為 殯殿都監
朝夕殿側情禮俱盡乙巳春有海舶樹旗幟過全羅
界水使梁允義遣兵討殺事聞廷議慮其為上國漂
船將拿推允義時二南有邊釁公急詣 闕啟曰邊
不可復更空鎮今拿允義脫有急誰可責任請出他
將交代後拿問憲府 啟曰權機憂慮國事待明來

啟所言正中軍機請即俞允 仁宗從之夏陞崇政
拜議政府右贊成無知 經筵判禁府事七月朔
仁廟昇遐 明宗幼冲即位 文定王右垂簾同聽
政以公及李彦迪為院相更直政院叅斷機務公聞
命矍然曰以我當此任如蚊負山奈 國事何初尹
元衡與尹任怨仇已甚而李邕鄭順朋林石齡為其
腹心謀欲傾陷士林以濟其奸元衡托 密旨誘臺
諫使擊尹任臺諫不從八月李邕鄭順朋林石齡許
磁詣政院將 啟尹任柳灌柳仁淑之罪公與之議
不合俄而文定御忠順堂召六卿以上入議公 啟

曰往者 睿宗無嗣月山當次而 貞熹王后援立
成宗年甫十三矣然猶終始帖然况今 主上乃
仁廟嫡身既已正位豈復有他虞乎且今 王子君
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滯邪之心臣意竊謂方
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大公至正行之 中廟
初年大臣不能善導誣以李顥為謀及盧永孫取高
壽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後知其故盡放連坐人一
國咸服此今日之所當戒也是日任遠竄灌滯仁叔
罷翌日轉公為兵曹判書于時獻納白仁傑擊臺諫
不能論執 密旨命下仁傑于禁獄鞠治加任竄絕

島二柳付處公獨詣 闕啓曰自先朝末上天累降
大災近又大風連雨象昧臣恐天意或有所感而然
甚可畏也 幼主即位未幾遠竄大臣人皆莫測又
因諫官誰敢冒死盡言乎尹任若有邪心雖被重罪
固不足惜臣竊以 王大妃於 嗣王有母之道若
因此憂傷不豫豈不為大累哉且柳灌本有腹病每
於朝堂倚屏壁而坐不敢辭退為 國而然也柳仁
淑得上氣瘖今已有年此等老病儒臣位極人位豈
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皆曰國殺之也願
上平心察之時尹元衡在告未出而以 文定至親

實逢迎主張陰構此禍公又移書曰古人云吾不西
行大禍不止此豈公高卧時也願力疾強起與朝廷
一心以濟大事會林百齡許磁請於尹任罪目中去
宗社二字順朋目是激怒上疏極言三人之罪復於
忠順堂引對公即謝罪絀退於是三人皆以逆誅論
功行賞亦賜衛社功臣號已而順朋等啓權撥
與臣等論議不同請削勳冬兩司又請罷皆依允
時都下恟惧女壻洪仁壽自外奔來謁則公坐對書
言色如平日乃歸鄉邑明年丙午臺諫再論棄告身
丁未秋良士驛有無賴子匿名謗國之變因而大

加罪乙巳人公初命求禮付康俄移秦川打
門公怡然就道謂鄉黨來訣者曰天恩罔極矣又
寄書于子東輔曰昔范忠宣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
之罪寬典也且吾負恩至此死則薄葬可也行至用
安驛禁府郎星馳而來一行驚倒號哭公正色叱之
至則移配朔州矣至碧蹄驛李晦齋亦到公戲曰李
二相權二相一時之行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
李校理迺慶見於路左握手歎歎公曰死生禍福天
也其於天何至謫所明年戊申春感疾卧枕猶不去
書授小兒千字文無少差家人不知其殆矣遂卒三

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七十一其年冬歸葬于奉化縣
 西谷山癸坐丁向之原至 明廟末年公論始振權
 兇敗死國是稍變丁卯今 上嗣服克追 先志凡
 乙巳以後庶冤群枉以次昭雪三公議 啓權機德
 行純粹忠誠俱至命復公爵秩如初冬慶尚道觀察
 使朴啓賢狀 啓權機忠義風節如此請與李彦迪
 俱 賜追獎 上令大臣議 啓大臣議謂二人所
 學所行焯然可稱允合追獎用光繼述使士氣益振
 儒道增重戊辰春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辛未秋太常易名

曰忠定事君盡節曰忠純行不爽曰定公風神秀朗
 器局峻整望之儼然即之則溫性又儉素不為華靡
 事位至通顯而自奉蕭然若寒士雅好讀書直省在
 公亦未嘗廢忘或遇聖賢言行切要處必招子姪開
 示反覆教告每曰為學須為己科舉特末事耳晚節
 尤好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宗嘗召宰執
 宴後苑賞花 命各盡歡醉扶携而出內小宦拾得
 近思錄小冊 上曰落自權撥矣 命還之公外氏
 於貞顯王后為近親 宸眷異常而公益自謹避平
 居和氣薰人雖遇蒼卒未嘗疾言遽色庸人賤隸皆

待以恩厚閨門之內不嚴而畏莫敢有交間者至於
意外謗言之來亦未嘗辨明自直弘量如此而及乎
臨利害遇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擔當勇決如賁育當
其存 啓也通夜明燭冠帶獨坐以草 啓辭趨
早將趨朝家人子壻更扳挽泣諫輒麾去之至 闕
中公光漢相遇並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公不聽
就院相李彥迪坐招注書柳景深書 啓辭李公視
草本亦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奚益盡抹去危言處公
却坐長嘻曰刑沒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公與鄭
順朋分深鄭初告尹時病告數朔是日始出公迎謂

曰令公亦何以來乎鄭色沮後語人曰任等即日當
了吾聞權機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歎後李文
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云公於乙巳之禍營救
至再皆在於鄭疏未上之前三人罪狀未有的指而
目之以闕 宗社之名是其根連株逮搢紳蓋粉豈
止竄黜三人而已哉此公之所大懼也故獨能奮然
出萬死力犯雷霆以爭之使彼時諸人皆以公之心
為心舉措之間一意於為 國紓難則一時士林不
至於如是之糜爛而俱焚矣由是而論先事而救人
其變未定於空雲忘身而犯難其義實凜於秋霜鄭

文翼公光弼嘗稱公有死難不可棄之節詎不信然也哉當時秉國者固以公為大罪凡三遷謫所必置之窮邊極惡之地若可已矣其忿猶未息戊申春李邕乃以公及李彦迪請處重典更進強聒其說萬端尚幸 簾中堅拒不從於斯時也二公得以善終豈非神明有以扶持而至于今日二公之特蒙獎典又豈非上天報施果大定於既久者耶嗚呼自古士大夫其在平日讀書養望自雄一世者固多有之及變起蒼卒未免危慄錯愕終始參差至於抑首而苟從雖曰非其本心寧不多愧乎惟公不可以利誘不可

以威屈屹然如山特立不撓可謂至死不變者矣陰崖李公紆痛己卯之禍嘗書小錄曰趙孝直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庶復先王之治後來諸賢年少氣銳改絃無漸觸冒險阻物情大乖申大用權仲虛等調劑而間冀不至敗闕而新舊悉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臧云爾則公之在己卯亦可謂善處矣公號冲齋晚號松亭配和順崔氏濟用監直長世演之女也有二子一女長東輔草溪郡守有器量風裁次東義龍官縣監亦持身謹厚皆中進士壻曰洪仁壽刑曹佐郎草溪無子以弟之子

來為後龍宮有四子曰來曰來曰集曰斐佐郎有二
子長曰思濟承文正字次曰思孺進士側室二子曰
東慎東進諸孫皆守家訓權氏福履蓋未艾也辭曰
於休先生秀氣渾然懿乎其純浩乎其天業隆弱齡
神茂初學鑽研墳典惟聖是則擴華搗藻彪炳驚人
儁聲早洽名蓋儒紳青鱗重淵舒翼高旻決科聯擢
爰始濯纓歷試中外蔚為 國楨差公道德其大可
述溫良莊重崇俊宋達多容鮮拒海納山藏砥節礪
行松貞玉剛天與忠孝人推清直孜孜古訓老至忘
食備修于家乃施諸國秉端守一質神不惑仁民厚

生猶已焚溺致君陳善悃悃夕惕不挾朋比不虞訕
疾一用至公而忘猜泥言必由中貌無苟悅見義勇
決鼓行直前彌綸意廣宦救才全通介互濟夷惠並
行春雲等潤秋日爭明往在諸賢銳於更張公識治
體時措攄長務講中和從我其誰高翔遠舉啟藩海
陸前知之鑑實契著龜危機忽駭吾道大否嘯傲立
樊周星逾紀逮茲 賜環加額其皆委蛇八座弼戴
三階勳存降綸恩比錫土獻督帷宸毗賢堯禹台衡
望集霖雨譽馳期扶日月永翊雍熙龍駕飄忽二聖
繼陟興山止篋遭世罔極蒙啓田竇禍聯才淑諱臣

幽抱輔星淪落群醜恣睢百僚結舌履霜已過滔天
誰過公膺寄遺志決殞首挺身孤叫義言盈口橫潰
不流疾風斯勁臨危審正遇難致命倬爾殊藻孰與
齊躅吳穹糾纏真宰真漠偶生碩人及乖際會西塞
接戎南冠御魅善不勝惡天固余欺胡畀之德而無
其時萬里狼荒層水飛雪兇鋒未戢咏害轉疾身窮
心逸若處家林必壽奚憑違悶還深營魄岳離清明
如昔開秩蕭然尚勤講讀既達死生寧累心膏懷和
長畢素靜告終旅肆誰酬孤精度積愁雲變黯行路
躑躅英姿爽氣今復何適其昭於上經緯宸廓其精

而潛輝映川嶽豈隨朽壤同歸湮沒矧延餘慶克奉
遺烈藹其有隆賢哉肯堂惟天好還正氣載昌屏斥
兇孽弘獎儒風位躋中鉉命秩特崇久而彌著公實
不亡且彼琬琰永照無疆

賜祭周世鵬文

年月日云々惟靈三光結粹一氣融精天球不凋水
鑑孤明仁厚成性淳厖積中言行無玷道業夙隆正
而不流和而不同温如冬日勁若寒松襟靈曠遠器
宇沉詳氷霜礪操蘭桂騰芳儒家模表禮法紀綱動
唯樂善居必慎獨白玉無類朱珣讓直詞含風雅學

天恩卷
三十一
摠典墳蕭然好古卓立不羣揚歷近侍茂昭聲實謙
恭靜密終始同夫人推長者時許才傑分符理民素
鉞觀風心存激揚唯孝與忠敦尚教化擺落常式歌
詠彞倫鼓舞頽俗利澤遐暨屹為喬嶽官叅列卿志
猶寒士清標苦節不特無倚騏驎逸步鷓鴣輕翻青
冥方驚疾病驟入久處閑散予心每惜如何一夕登
舟遷移者舊凋喪軫念傷悲聊遣禮官奠此菲儀英
魂不死歆予哀思

行狀

公諱淳字和叔姓朴氏自號思菴其先忠州人也
初進士公生三男禎禎有文章早世祥率官
通政有集行于世世所謂訥齋先生者也祐進士
杜元及明經第一家文行世難為兄弟矣娶崇岳
金氏女以嘉靖癸未十月生公公生而穎異色夷
氣清六歲金夫人止養於庶母與羣兒戲為揖讓
周旋之容及知學問刃迎縷解不煩提諭月開日
益年甫八歲開口詠物吐辭驚人隣有訓蒙者却
不教曰吾敢為爾師哉及己卯禍起左尹公懼不

免惟日飲以自晦一日乘醉命公為飲酒詩公應
唯成章左尹吐舌曰老滕當屈十八陞上序丁未
左尹捐館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初暮猶啜粥
盡三年廢書不敢讀廬墓之下毀瘠疑死杖而後
起吊者大悅服闋入山讀書踰年而返癸丑八月
首選 庭試 明廟親試一經公神姿奕朗舉止
雍容辨釋與義應對精敏羣臣目屬即賜第第一
授成均館典籍華聞彌彰先輩皆折輩行為交自
是歷工兵吏三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吏曹正
郎議政府檢詳舍人仍賜暇讀書堂其在三堂

林百岭謚時頌識故尹元衡以同盟舊勳當路柄
用乙巳餘孽恃之為城社勢方仇視直言士公入
館察同僚皆劫劫有內顧色盖廢固可笑貶輒掩
禍舉依違兩端故迨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按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
見即喑噫倡言於朝曰彼百岭國之元勳謚無忠
字意在叵測遂落請鞠致公罪於是群兇附麗方
怒目視公已眈眈矣中外汹汹謂駭機朝夕當發
賴安珙力救只得免官歸初公聞禍發將待金吾
入室更衣坦坦而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

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翌日歸
羅州壬戌除韓山郡守每衙罷輒處松亭課日讀
書倚郡學子聞風至集者踵相接暮年而一境父
母之明年徵為成均館司成未至逆拜侍講院輔
德遷司憲府執義甲子由弘文館直提學陞同副
承旨乙丑以吏曹參議移長諫院慨然曰劾冀
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死職耳因訪大司憲李鐸
曰吾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欲赤老夫
族耶公徐譬之鐸許之公喜甚馳還不暇解衣取
燭草彈辭翌日兩司并劾明廟不忍於母后遲

回者月餘公爭之愈力竟得惟允允衡既逐左議
政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心頓奮亦相繼而黜百姓
歌舞於道鄉閭之挾書為儒者稍益發舒始乃公
言父子君臣之道咸知順此則為君子逆輒危辱
不當沛然有嚮道之志引領而拱俟者羣興焉於
是選六行之士復枉死之官凡舊政之蠹國病民
者一皆洗滌而退溪南冥倡於嶺南高峯大谷興
於湖中牛粟諸賢次第繼起為之後焉而張本之
者皆公之力也自是趨遷為大司憲兼大提學公
又疾當時文體尚浮薄欲力變陋習澡雪之論文

章則首以班馬韓柳李杜為本論道學則又以小學心經近思錄為階梯無何退溪還山高峯繼逝先輩後進之間士論亦隨以携貳丁卯明廟禮步卒喪之前公處外不敢居內及後連遭懿聖恭懿兩大妃喪持是禮不變明年中朝學士歐希稷奉詔而來公以禮曹判書為遠接使姿容清雅率禮無衛詔使已心內起敬及見公詩驚曰宋人物唐詩調也吾輩斯強顏耳庚午移判吏曹時宋四宰純退老湖南聞而喜之曰朴某秉鉉閔節絕矣已而成天使憲之來公再為遠接使見重

如歐公時壬申拜右議改其年新天子即位公朝京進賀華人素聞雅才公道索題者甚眾及入朝故事外國進奏者率令由掖門入公爭曰陪臣出入既聞命矣若表文則奏御之尊豈宜由掖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為定式留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無所貿易開市何為華人稱之榮靖王妃喪有司議行叔姪之服公建議以為上於慈殿有繼體之義當服三年宣宗嘉其意從之庚辰以本職兼管內醫院一日宣宗暴疾公馳詣闕則疾已惟幾公與左相盧守慎

入見 上執手曰不幸病至此恐不獲誓言副諸
子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慎悲泣不自勝公顧止之
曰慎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時倉卒諸醫環視不
敢下藥公遽藥以進遂得徐蘇先是公於 經筵
力言北道飢凶先事綢繆獲數策人以為迂及癸
未之變軍興之糧始服公遠見公與李粟谷珥等
猷廟堂舉無遺策 宣宗嘉之特命兼判兵曹事
公嘗為太僕提調及兼兵曹兩司驛直皆不許入
私第水漿一節未足為公之重輕而即其素性然
也及粟谷被彈歸成牛溪渾上章救解 上問大

臣以渾疏是非及珥罪有無公首言時人與珥不
相能至欲劾去非公論也 上命寬言者時論大
激至於兩司文章劾公以護黨數其十罪 上曰
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執不允公因是不安於
朝退處江舍 上醫問交道饋遺絡繹 命有司
官致其所不受祿敦諭出仕公愍然入城臺彈再
發復歸江上丙戌乞暇就浴于寒泉 上遣中使
宣醞于東都門外特賜胡椒虎皮公因卜築于永
平縣白雲溪上絕口不道時事蕭然有出塵之想
日事釣採間以吟嘯村氓野老挈榼相就欣然對

飲若將爭席學子來講輒忘寒暑所居有拜鶴窩
二養亭白雲溪清泠潭吐雲床蒼玉屏及散襟青
鶴白鶴臺等名號興至或一馬一僮放迹山水漫
遊金剛白雲等諸山傲然忘歸 上知公有長往
之志遣醫問疾不教促召者三而固卧不起一日朝
起詠詩不輟忽倚枕呻吟如有不安節謂高夫人
曰我其逝矣俄而發甯而乘化是歲己丑七月二
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及屬續天兩雷鳴其夜白氣
漫天光芒燭地晃若明月山民望之驚訝朝而蹤
迹則公果卒矣以九月用治命禮葬於鍾賢山東

文庚坐甲向之原公娶高氏女生一女適郡守李
希翰生二男一女長曰堯次曰萍女適士人尹起
坡堯初娶睦守欽女生一女適閔汝欽再娶韓宗
胄女生一男一女男曰公望萍娶洪策女生四男
二女男曰文望著望德望英望女適安載次女適
閔之針尹起坡女適李垌高夫人後公十六年而
卒柔閑清慎克媿公德公早知為學之方受學於
花潭先生得聞性理之說尤邃於易明睿之至者
索精深而其悟透自得之力為尤多及長遂大肆
力於羣書以至老莊道佛之語秦漢以下百家之

親舊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居而已至臨大議
定大計論議風發飭以儒雅莫能抗奪古云仁者
必有勇其謂公乎 年月日李恒福謹狀

思菴集跋

嗚呼思菴相公之歿六十年于今而其文集
集尚未鐫行此實吾東文苑之一大恨也
蓋相公庭階寂寥青檀無托只有宅相李
公澤七八年前為相公迎謚余與其席焉
未幾宅相亦逝其子李使君文望為徵序
文於不佞授示遺稿前後踵余門甚數今
且屬諸完山通判徐侯必遠而繡梓申前
懇益切又請判定其可疑之篇章余尚徐

侯有戚乎乎曰言徒以慕義而為之耳余
曰慕相公者何限而徐侯獨能之文苑之
大恨伸矣序則吾何敢韓愈氏之言曰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相公之
集之傳也固無待乎後進之士而清陰金
相國為之引述相公平生甚悉茲非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後者歟即奚用贅說為哉
序猶不敢况敢容點竄於其間哉顧掛名
卷尾為榮乃還其卷而附之以管見曰相

公從花潭而學焉其聞道也早退溪之所
深許栗谷牛溪之所敬重其造詣可想繼
儔華使華使高其標榜則名聞於四海矣
還事 宣祖宣祖特加華衮則事光於千古
矣鋤去奸回而秋霜乎鯁議端委廟廊而
砥柱乎頽波舒卷隨時進退以義一立一
整以終其年君子之生斯世也其所樹立
赫赫如此則自足以不朽矣餘外文章之
傳不傳又何必論也然而仁義之人其聲

思軒集跋 二
藹如也故有德者必有言其言可則則自
不得不傳也余嘗擊節而咀嚼之殆二儀
清爽之氣盡為相公之所有而發而為詞
遺芬馥郁餘響鏗鏘諷諷乎開天以上之
音讀之覺牙頰間有沆瀣氣殊非烟火中
語也昔昭明太子序陶靖節集曰有能觀
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
夫可以庶懦夫可以立余於相公文亦云
抑余有所感慨於心者矣白鶴一去玉屏

寥落拜鵲遺堦成一茂草之場幸而二三
子相與經營為立數楹覆之一把茆將以
俎豆之而尚未之苟完誰能出力用相于
成魚鳥燼雲亦必為之悽悵矣意
歲舍壬辰季秋前領敦寧府事完山李景
奭謹跋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features a table with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table has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outermost columns being the widest. The table is currently empty of any text or data. There are some faint stains on the page, particularly near the top and bottom edges.

思者身

三

